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八

卿大夫之孝

德行

漢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

臣按蕭曹不以私憾廢公義可謂有同敬協恭之美矣彼其起刀筆吏不知學而勳業爛然幾與閎

夭散宜生之徒爭烈宜哉

臣又按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以故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為相國後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開國宗臣識量敻絶老成典刑真可師法也

疏廣為皇太子太傅疏受為少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

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産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廣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臣按二疏之去人皆豔稱之至感動路人為之泣下而易退之節寥寥千古則厭足者少也彼之所以役役者為其身耳為其子孫耳而身之得免者鮮矣即及身幸免適以長子孫怠墮耳夫多財之患賢愚同累即柰何以是遺子孫也

趙充國年七十餘宣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説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獲降羌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羌勢窮困兵雖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

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

臣按承平之時卿大夫雍容高位及險難選懦畏避者衆也充國老矣慨然而起非不讓也急公家也師還不阿二將軍之計為天子言兵曲折非伐功也欲為後法也夫將在外惟利捕斬邀一時之

功及有急則益發兵費糧穀茭槀無筭如二將軍之計豈在國家哉充國一出而勤撫納戒殺降及為持久計則罷騎兵興屯田益積蓄寛繇役省大費賊坐破碎賢主可為忠言何惜餘年不使上一聞兵之利害哉如充國者可謂有大臣之節矣

元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内侯號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

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臣按霸孔子十三世孫治尚書為帝師執謙退遠權埶真可謂能世聖人之澤而足以風世者矣霸少子光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朝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少所匡救至與王莽比然憂懼常不自保則權埶之害也有愧乃父矣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

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臣按自史遷作游俠傳稱其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死不顧世故士窮窘而得委命遷亦有激而云爾而班固則以四豪為六國之罪人荀悅以遊俠遊說遊行為德之賊三遊者其趣亦一而已矣自世教衰民不知中道高激詭之行擦毀譽之權以交結為賢以輕死生為烈遂成輕薄益長譁嚚乖孝子之守身違事上之忠敬而漢世卿大夫多慕悅

之亦先王之德行不明於世而漸漬於成俗故也

援之戒兄子者可謂得制行之則矣而萬里還書

題目人物尋亦罹謗毀其類於目睫乎益謹勅若

斯之難也

第五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釆在位

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

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臣按私之易長也如農之庇嘉穀而除莠草則幾矣人與千里馬不受亦不用其人兄子病一夜十往然心不能忘與退而安寢私之念熟而無私者不熟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亦以不熟也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

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

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臣按四知之言凛凛可畏暗室屋漏之戒也續漢志稱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常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

也震年五十始仕歴官公廉始終一節真得孝子守身之義者矣震中子秉能繼父志嘗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不媿清白吏子孫秉亦可為孝也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懐命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臣按招懐疑畔著信初附尤在示以清約使之畏威而懐恵自夫封疆之吏貪於財貨使來者不堪其求而終以背畔者屢矣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懐則近者悦服而逺者嚮風有何患苦而别搆變亂乎祭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威聲暢於北方野無風塵縁邊屯兵悉罷賈琮為交趾刺史土多珍貨前後刺史財計盈給輙求遷代故吏民怨畔琮到部訊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空單

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
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簡選良吏試
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皆潔已奉公之效也
後漢書曰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
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
拂品覈公卿衡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
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

以忌惡終陷黨讖不其然乎

臣按易言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春秋定哀之世多微辭葢卷舒之宜惟聖人為能取材若夫好善惡惡本於誠然激濁揚清勢非得已慕孤竹之高蹈方莘野之自任特立獨行振厲危俗其為捄豈小補已哉黨錮諸賢逮桓靈之朝政歸閹寺獨持風裁不為少屈禍愈烈而望實愈重從之者之死不悔不與者深自愧恥於此時也三代之

直猶存而人心不至敗壞澌滅之盡不可謂非諸君子區區一簣獨障江河而然也史稱激揚名聲互相題拂為近於婞直此正未然婞直者匹夫節俠之概非諸君子之素也好議論人短長是非政法此馬援之所不欲為者而豈可以咎諸君子哉當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黄子艾竝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託養疾苻融察其非真語李膺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望門恐其

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深然之則夫游俠游行諸賢固已深惡而閑距之矣諸賢之所好一於聖人之好也諸賢之所惡一於聖人之惡也非毀譽也三代之所謂直道也世之所謂清議也特已甚耳而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則自非聖人要未免於已甚固未可以不欲為甚者自怨而遂至為鄉愿以見絶於聖人也夫子不得中行則思狂者矣不得狂者又思狷者矣行義達道者固未

見而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則夫子固深幸得之曰吾見其人矣使聖人者作林宗徐穉之徒從冉牛閔子之後而如李膺范滂者固皆升堂者哉有明魏璫之禍楊魏諸臣亦藴義生風擊排至死事亦相類夫教化行則下無清議清議亡則下無廉恥諸賢非得已也以云救也若因之為毀譽為朋黨後世所以齰舌不敢言益蕩蕩無綱紀無所不至矣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臣按亮躬耕隴畝為梁父吟志豈須臾忘國家哉而不可屈致其千乘弗顧之高乎及乎翻然一出定鼎峙之勢扶漢緒之衰洎主少國兵新破鎮撫外內勞瘁不懈竭其忠貞而繼之以死以後主之

閽使爲循理之君黄皓輩伏而不敢恣也非夫宄之公誠謹慎其能格之哉三代之後一人而已自比管樂殆其方已者過慎也

魏崔琰毛玠竝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行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拜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

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寛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凉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臣按琰玠典選舉敦本行厲廉節可謂知所先者

山公啟事所不及也一時長吏至垢面羸衣獨乘

柴車此亦不能無偽行然禮奢宜儉矯枉固宜爾

也徐邈於其時不求名高後當奢靡之時雅尚自

若不逸流俗其斯為君子之行乎

陳泰以一方有事輙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

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

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耶

臣按任閫外之重者當以陳泰為法不惟堪大將抑亦可謂有大臣之識量矣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筒也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濤河南向秀瑯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

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與决賭既而飲酒二斗放聲一號吐血數升毁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坐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令忠賢執政標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

臣按東漢諸賢敦厲風節裁正流品一時君子皆

能束修知名教之嚴而閑檢之不可踰也既坐黨禍死亡畧盡而漢家隨壊繼以魏文崇尚通達老成徂謝後生譁嚻于是夏侯元何晏鄧颺之徒出焉四聰八達三豫之目互相題表使一時之人士惟勤人事如呑狂藥無不柔調于是毀譽亂真是非揺奪矣是故虛誕之所從來也嵇阮之倫比之何鄧之溺於權利宜若不可同日道然惟其不知德行之為本名教之可樂思欲逃於一切之外則

與浮偽者不能以一間而王衍王澄之徒又徒希其放達而仍汨於勢榮尤為進退狼狽失其所操持者也夫人心之真偽難知而是非易辨孩提無不知愛其親也而母卒方奕碁飲酒豈復有人理乎籍之生平豈至差跌若此良以禮教不明清議不立彼弟見夫没没者之可鄙也思欲逃人世而不知人倫之不可逃也由漢末至魏晉無百年而禮義之防遂若斯之决也然後知李杜諸君子之

矯世者非過也

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常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衍字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祜從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

敢也

臣按辨天下之大事者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伊尹惟一介不取故能任天下之重使祜也不能恬於名勢則必奔走於曷勑之門為都督臨重鎮亦惟結曷勑而可矣豈暇為國家計慮長久哉謝恩私門祜不欲以處人自不欲以處已遊其心於功名爵祿之外故能辨大事於從容談笑之間雖小人亦不得而中之也若杜預在襄陽頻餉遺洛中

貴要惟恐為害當由有祜之才無祜之讓也

卞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臣按壼深嫉浮華敦尚實行卒以死報不欺其志

可謂篤矣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者乃排墻中物耳故真偽虛實之際相去至懸也

宋武帝之為宋公也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戸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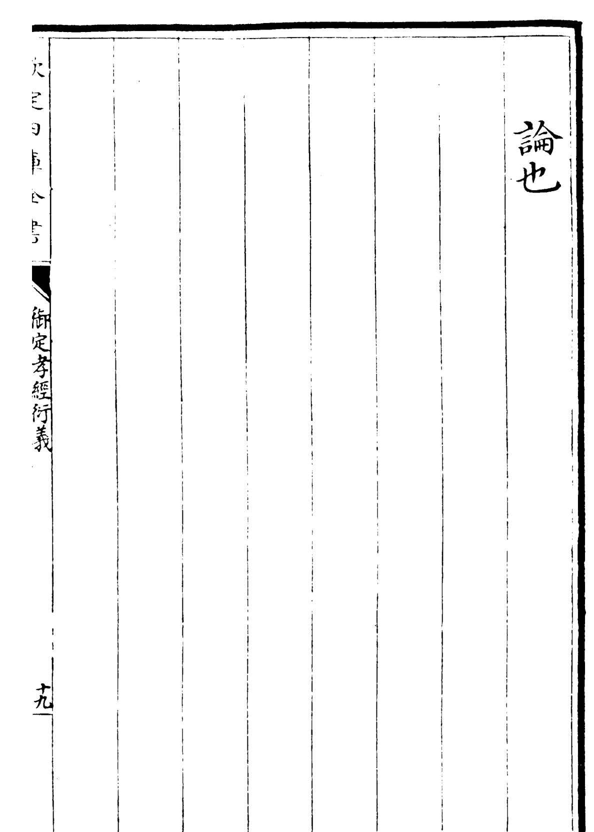
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家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絶其言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為豫章太守遇疾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厲為國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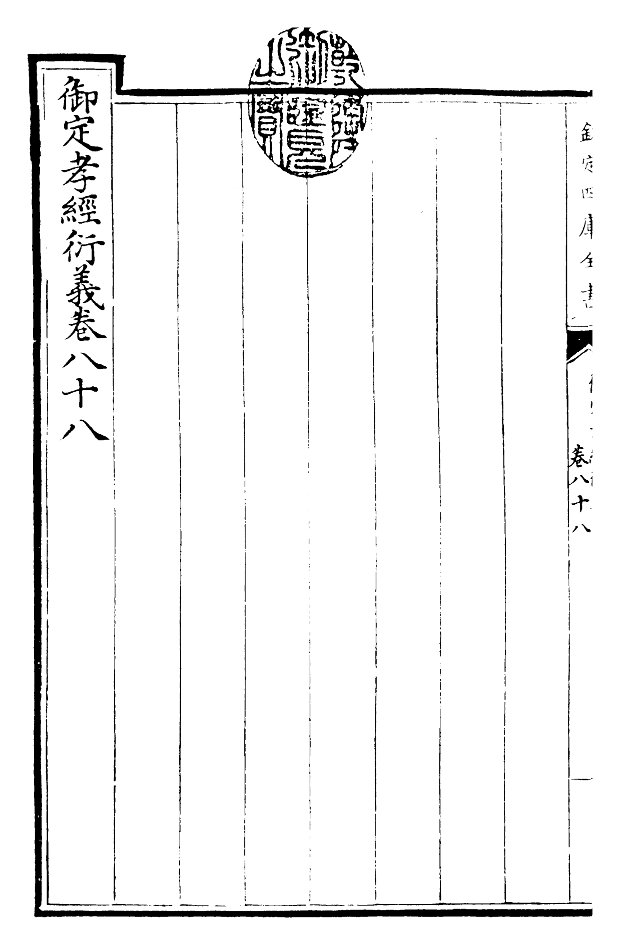
臣按此可為知進不止者戒也位高積債榮寵弗據而屢免者鮮矣晦不安恬退鋭於人事坐取傾

敗隳其家門上愧祖父下愧乃兄矣傅亮方貴兄
廸亦深戒之不從及見世路屯險著演慎論賭夜
蛾赴燭作感物賦自知傾覆求退無由悲夫故決
幾者惡其晚也
齊武帝時侍中江斆為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
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
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惟
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

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㪷登榻坐定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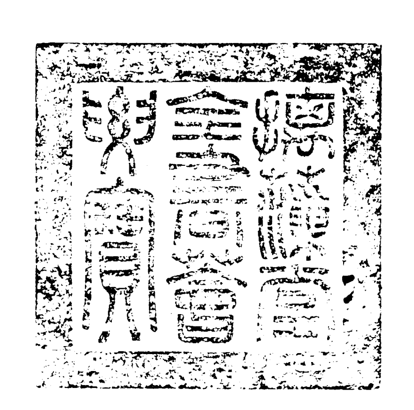
臣按僧真向齊武乞士大夫蓋當時士大夫猶知恥能自重故僧真亦得而重之否則積輕久矣亦無復所須者也夫君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至屈於僧真輩哉顧愷之常執命有定分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闕得喪真篤


論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八

卷八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九

卿大夫之孝

德行

唐房元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娼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寛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

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杜如晦與元齡共筦朝政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文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率用元齡策也蓋如晦長于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按元齡以謀如晦以斷同心左右引用諸賢史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葢無功名之迹而舉世蒙其功眞宰相之職也於秦誓所言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固近之矣

魏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

臣按徵知無不言引君仁義可謂竭誠盡愛然其君臣之間眞千載之一遇也始徵事李密不見用後事隱太子不屈於帝帝既即位深器之日益親或引至臥内訪天下事徵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然其引古誼屈羣議繩逸樂戒怠終日佐上與儒術修文治於君子小人之際尤惓惓爲上言側目其旁者固已不少矣故其後毁短萬方指爲阿黨摘其沽直以太宗之賢信徵之篤而意不能無

衰矣流言鑠金積毀銷骨可畏也夫狄仁傑所薦進若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

臣按仁傑孝以事親信以結友忠以事君在外則有遺愛及民爲相則功在社稷且薦進人才常若不及桃李成蹊藥籠備物而一無私也卒皆爲中興名臣數世蒙其利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詎不然哉

則天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内侍楊思朂迓之未嘗交言思朂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明皇時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竝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協心輔佐使賦役寛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臣按崇璟志操不同而能同心輔佐成開元之治惜乎其居相位皆未久也崇資頗權譎才優於德璟方正不阿始終一節當國識量深遠不尚一切之利姚宋之稱璟殆優也

盧懷愼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要

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桮而已臨别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弟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

臣按懷愼淸節可風世矣爲黄門監自以才不及崇事皆推而不專遂有伴食之譏此其賢不可及

也司馬光謂賢知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
專固以分其權媢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
罪人也則懷愼之推崇而不專其事正大臣之度
豈特其清足尚而已哉始懷愼遷右御史臺中丞
上疏極陳時政在黄門與姚崇執奏薛王舅王仙
童罪狀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且以明
皇享國倦勤憸人乘間爲憂後天寳之亂卒如其
言死不忘君憂深慮遠爲伴食之言者誰豈其昧

於大體者歟

明皇千秋節王公竝獻寶鑑張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

韓休直方不務進取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

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爲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臣按開元二十一年三月韓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罷而九齡同平章事明年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二十四年則九齡去李林甫兼中書令專柄用矣休被蕭嵩薦不爲唯阿數抗論上前不一

年去位九齡亦以直道為李林甫所危君子小人之消長如此史稱自九齡罷政事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豈特開元治忽之關亦萬世為人君為人臣者所當取鑒也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

羅雀掘鼠又盡廵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廵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廵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廵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廵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三四廵且死顔色不亂揚揚如常

臣按疆場之臣見危致命與城存亡者史書相望如廵遠事最烈其守一城捍蔽江淮賊勢迄不得

南功尤大足以爲百世而下有保障之職者勸云顔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

臣按眞卿起平原清土門絶燕趙首倡義兵挫賊鋒既歸朝獨持風裁守正不阿屢爲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忌嫉卒使希烈以不屈死善乎曾鞏稱之以爲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

也眞卿兄杲卿起兵討祿山被執詬賊不絶口子泉明後求父尸東京得之并同死者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子皆流落河北眞卿使泉明往求之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憫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已失女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

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節烈孝友萃於一門可敬而仰哉

陸贄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䘏乎

臣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人臣事君之大義也贄之剴拂人主者本此故彌見其小心不見其

訐直也帝在奉天徵贄朝夕獻納無以濟蹇難贄勸帝自咎悔絶猜疑納諫爭斥姦佞此尤剴拂之大者勿欺而犯贄之謂與

楊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愧止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寛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

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閒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臣按綰惟儉約無私輔政旬日閒風自化忽然改觀故爲政者惟正己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欲則何所不辦人自畏愛之也

王師討蔡以裴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

賊曲折及當國討賊益急十二年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

臣按度以皇靈之不振常愧憤無死所其自任者不小矣宜其身繫中外安危者二十餘年也蔡之亂度以身當之而亂以平後朱克融王庭湊作亂宰相崔植杜元穎皆不以國事爲意度雖將無功晚年不復有經濟意優游綠野豈得已哉

宋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

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西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

哉

沆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寛矣

臣按李沆憂國奉公識鑒深遠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尤得大體國家防制不患不密日增月益煩擾滋甚此故水旱盜賊之所由來也沆之意欲

以寬大簡易休息涵養安天下元元之民而豈沮格人言哉爲大臣固當爲國家慮其大者遠者而豈在區區之間也

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

將誰歸仲淹服其言

臣按曾自言志不在温飽居相位處危疑之際守正不阿能使宫闈虚已小人廢退以恬静厲俗以儉約處已可謂有大臣之才與節矣宜胡文定稱之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禀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分地位也

杜衍爲樞密使每内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

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行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又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臣按衍篤實平恕與范富韓共事獨相左右而不爲苟同韓琦嘗言公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

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爲是賢於人遠矣在永興能蘇民之困在審官能止吏之奸才尤過人要惟以實心任實事而能然也

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甞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子純仁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厲以爲有文正之風焉

臣按仲淹不世出之才遇銳意向太平之主如其規畫豈漢唐之治所可幾及哉而僥倖者多不便於是以朋黨中之而上意移矣仲淹自筮仕及參大政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不獲究其用而士大夫自此知矯厲名節其裨於世教非淺矣世言

仲淹子各得其父一體純禮得其文學純粹得其將畧純仁得其德量皆能世其家云

韓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

琦曰琦生平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

臣按琦定策兩朝再安社稷處危疑之地無動容變色之虞可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要其所以一誠而已誠之所通天相之矣亦非偶然也既成大功享盛名而進退之際尤從容有餘琦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有周公之才而終無驕吝抑豈勃崇者所可彷彿也

臣又按琦與范仲淹經畧西事在兵間久一時倚以爲重軍中稱之韓范琦規進取淹務持重議各

不同而協謀甚和東兵自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減屯戍内實京師外省用度仲淹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紓西人饋輓之勞如二臣之計皆不欲兵多旣虛縻府庫財又恐煩民間輓運或激他變也計畫深長憂國奉公

即此一事可想見之矣

富弼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臣按弼前後上疏屢以君子小人之辨爲言其行己事君一於此矣先是仁宗開天章閣諮詢治道弼與琦仲淹各上事其旨未嘗不歸於進賢而退不肖也宰相之職如是而已弼使北功甚偉人多稱之然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古大臣無時不以斯世斯民繫念也

司馬光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

曰君實得毋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神宗謂呂公著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濶何對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濶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

臣按光至行所孚中外繫心田夫野老皆知司馬相公也蘇軾所謂曰誠曰一者信矣自古小人之

間君子者至於無可瑕疵類目之迂濶而小人之一切苟且鹵莽者自以爲適時務近人情者也孰知夫君子之立身制行眞足以砥柱頹波救藥沉痼而豈迂濶之謂哉其規畫計慮不急小喜近功行之則隱食其福不用而國家卒中苟且鹵莽之禍迂濶者久之而知其非迂濶也嗟其晚矣呂公著之對有旨哉

呂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

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葢天禀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博遇事善决茍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甞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

臣按公著留意人物博取衆善如權衡之不欺有

容之量也避遠聲迹不居知人之名善則歸君者也眞得宰相之體矣公著與父夷簡俱登相位史稱夷簡多智數公著一切持正其尤弛親之過而

敬其美者與

范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回屈

臣按熙寧元豐閒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

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無有敢優劣之者也鎭知諫院前後章數十上務引大體非闗朝廷安危民生利害則潤畧不言嘗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又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之數言者尤進諫者之極則也

范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臣按如祖禹者可謂無負乎爲講官矣神宗既祥祖禹即疏陳願崇儉敦朴輔養聖性夏暑權罷講言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拜右諫議大夫

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宣仁后崩即極言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離合之時凡所言者洞見本源深切痛癢其術不獲施而病證無不驗也其忠愛之心本之自然勿欺之誠積於夢寐而豈徒然哉可以爲萬世之論說於君前者法矣

劉安世與司馬光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吾平生力

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爾間行之

何先先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

臣按立誠自不妄語真體驗切實之言妄者誠之

反也語者妄之招也故必言行相顧而後爲慥慥

篤實之君子矣亦何入而不自得也安世自奉母

命就諫職直己而行權貶竄禍最劇然無秋毫易

慮處之優如也縱横妙用無處不通誠故如是夫

於母之命之者方不愧矣順親之道也

李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凛然動乎遠邇

臣按綱屢進屢斥而忠君憂國之心無須臾忘也奏疏累數萬言皆中當世之務雖不一用而諄諄然不少休史臣謂如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噭噭焉挽其裳裾而從之者信矣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宗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

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臣按主憂臣辱君父側身嘗膽而臣子安居美食歷覽往者禍亂之轍靡不如斯深爲嗟痛宋史澤與趙鼎合傳以爲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澤之易簀也連呼渡河者三鼎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二臣之愛君憂國雖死生禍變之際猶不渝也澤又有親迎復二聖疏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

人弟亦與經文相發明
張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

爲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

臣按浚自爲幕職熟知邊事故以川陜自任未有漫然而可以受宣撫重寄者也既至陜即拔吳玠吳璘劉錡於行間任劉子羽趙開爲賓佐未嘗以己之習邊事徒自用而不用人也觀浚出入將相收得人之益爲多矣然猶失之於惡曲端而用趙哲邵宏淵富平淮西之敗何異孔明街亭之役乎故知爲將爲相要在於能用人噫難矣哉

或問岳飛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臣按如飛者豈特古之名將罕及抑古之純臣也讀書知義理者亦求如是已矣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葢痛乎其言之然武臣之莫肯盡死大半始於文臣之愛錢沮抑其氣而啓其心彼固積毒而亦有所輕於我也故夫貪者誠禍亂之根也爲

人臣者能以此二言為戒何憂太平之無時哉
宋史道學傳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書修春秋讃易象討論墳典期使

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逺矣
孔子没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
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不精語焉而弗
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
周惇頤出於舂陵乃得聖人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
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
理一分殊之指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
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

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奥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顚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

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臣按道學之名非古無是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人不學無以爲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皆躬上聖之姿而孜孜焉惟學之是尚由是道德一而風俗同故其名亦無自而立也自周衰聖王不作而道統之傳集於孔子孔子没而曾子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然皆有

德無位其不見容於時而爲所詬病者固已屢矣更千餘年之閒而吾道之顚錯支離幽沉於諸子百家之說者又以益甚周子起而得孔孟不傳之學傳之程子以及朱子朱子於諸儒又爲能集其成而當世之攻之者尤力林栗因論易西銘不合首劾熹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由是道學之名爲小人排擊善類之目是時葉適上疏爭之以爲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葢爲是言者誠弗思

之甚也夫其目君子爲道學是敢於以道學爲非也敢於以道學爲非是敢於自絶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是而後又目之爲僞學則誣惑顛倒尤無不至矣臣又怪夫道學之禁已弛於有宋嘉泰之初而道學之名猶若有厲禁焉中於人心而不去也方宋之禁道學也目爲僞黨又變爲逆黨其禍亟矣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故一時之依阿巽懦者

更名他師或變易衣冠狎游市肆自别其非黨今程朱之道已大顯於世未嘗有所禁於學者也而士之繩趨尺步稍不移於流俗者則羣訕笑之曰某道學也眞若以儒爲戲者而衾影夢寐則爲妾婦爲穿窬爲壟斷爲鄙夫爲乞人不惟不恥而且安之人心風俗之隱憂有甚於宋之明設道學之禁而攻之者矣夫道學者誠德行之總也其統在上則賴以行在下則賴以明今孔孟之書具在其

書不可以不備讀其一舉動不可以不詳識而取法不可以節舉而約說者也於周程張朱五子亦然學者要當盡讀其書盡法其行舉之不勝舉也是以推史臣傳賛之意而論其大畧以爲世道人心儆云

韓侂胄自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眞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史彌遠入相專國事魏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臣按德秀講習服行一以斯道爲己任立朝進退風裁卓然所進大學衍義一書尤有功於天下後世了翁講學白鶴山下後請表章周張程子錫爵定謚每以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顔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爲可憂之甚者其引

義廟上亦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也之二臣者俱晚出而有功正學甚大史氏僅列之儒林似未審也

文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天祥死其衣帶中有賛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

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臣按如天祥者於成仁取義眞不愧矣讀其傳想見其爲人可爲流涕也屢奮屢躓百折不屈觀其志非欲遂以一死謝其責也死於尚可一有爲之日斯未免爲諒死於必無可爲之時而事乃畢也故死非天祥之所難其奉兩孱主崎嶇萬狀必欲扶持之數瀕於死而益壯眞可光日月照汗青矣宋三百年養士之盛後以死報者前代未有若是

之多也而天祥尤烈善乎史臣之論之者曰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元耶律楚材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

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

后命近臣瑪爾結霞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臣按元立國之初楚材之功爲多凡所建明能持大體識慮深長而一歸忠厚皆可師法如戢貪暴遏驕横爭官吏貢獻聚歛之害定課稅之則活避難之民寛居停逃亡之法倡興文治擢用儒臣斯尤其卓卓可書者也方太祖太宗之世草昧初開楚材一以儒者之道輔之嘗奏曰制器者必用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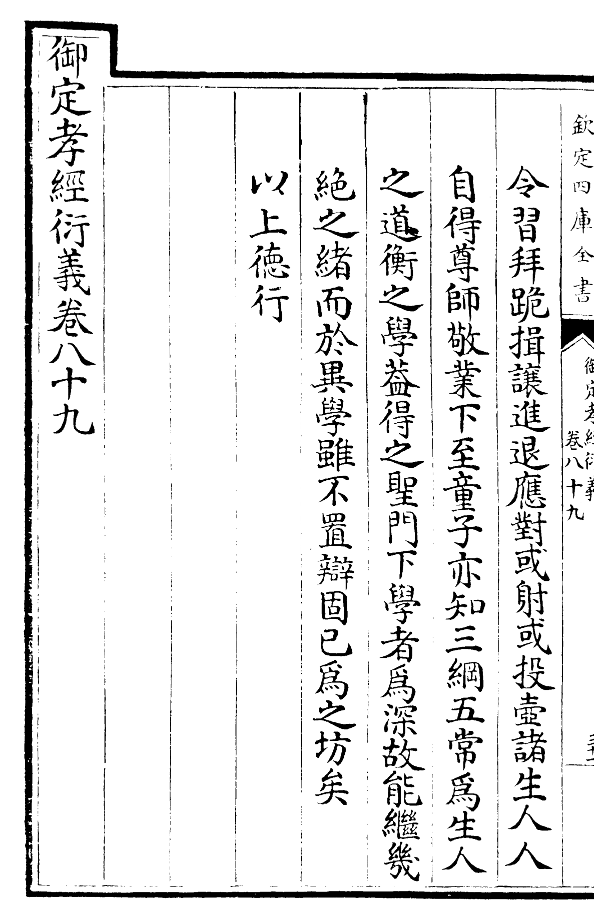
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成也後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如楚材者葢欲以萬世常行之道輔其君然自非太祖太宗信任之耑孰不疑其迂濶者哉

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常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民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

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任也

臣按衡從姚樞得程朱之書與樞及竇默相講習三人者志同方道同術也始樞之得程朱之書蓋自名儒趙復而默又得伊洛性理之書於孝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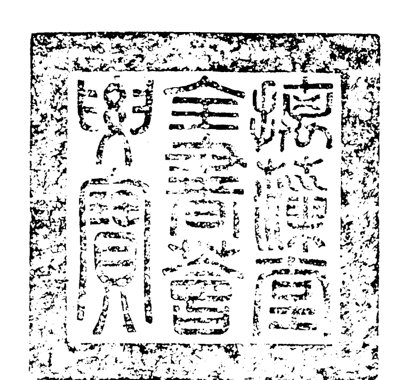
謝憲之樞與衡又皆默所薦當世祖朝三人者皆在左右文治蓋彬彬然盛矣衡屢謝病至元中應召陳五事其一請行漢法其二言中書之務用人立法之宜其三言大學之道而要之以脩德用賢愛民其四言重農桑興學校其五言崇退讓存廉恥可謂責難於君而非堯舜之道不陳者也在國子其教尤詳大約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



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衡之學蓋得之聖門下學者為深故能繼幾絶之緒而於異學雖不置辯固已為之坊矣

以上德行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九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左　詢